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三魚堂外集卷二

詳校官左中允臣瑭五珠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武先振

三魚堂外集卷一

贈内閣學士陸隴其撰

奏疏　議　條陳

畿輔民情疏

題為敬陳畿輔民情仰祈

聖鑒事臣本外吏荷蒙

皇上拔置臺班苟有一得之愚皆當次第敷陳以仰佐

聖治之萬一頋臣官畿輔者久知畿輔之民情敢先為
皇上陳之畿輔邊山一帶土瘠民貧異於他方荒多熟少
自昔而然加以康熙十二年以後軍興緊急雜派繁多
民困滋甚豐年僅可支持一遇水旱流離萬狀幸數年
以來
皇上加意撫綏禁止私派不惜蠲賑鳩鵠之民得苟延殘
喘然以言乎家給人足則尚未也臣觀自古豊亨之治
皆非一日而成唐虞之世其初亦不免黎民阻飢堯舜

兢兢業業積久而後烝民乃粒漢自高惠而後多方休
養至於文景然後天下殷富唐之太宗日夜講求治道
至貞觀之末然後民食充足今天下平定猶未久也而
又疊遭水旱故雖
皇上之勤恤民隱而百姓猶未免於艱難無怪其然矣求
其殷富亦無他道惟在
皇上常持此勤恤之心期之以積久而勿責效於旦夕恩
已厚而不嫌其更厚心已周而不厭其更周則家給人

足之盛庶乎可望矣至於目前所當議者臣見上年畿輔荒旱實異尋常其被災各州縣內雖閒有未被災之處亦不過稍有升合之獲差勝於被災者耳初奉

上諭將二十八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錢糧盡行蠲免已經撫臣出示曉諭後因部議分別被災州縣中有不被災地畝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地方得以粗安然雖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又徵其舊臣恐非積貧之民所能堪也雖曰豐年所入幾何

穀價又賤其值無幾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
去其大半仰事俯育仍憂不足又可責其兼完新舊之
糧乎若非
皇上曲加垂恤臣恐地方有司惟知考成之是急不顧民
力之難勝甚非
皇上蠲免之初意此臣所目擊地方情形不敢不為
皇上陳之伏祈
睿鑒施行

論奪情疏

題為孝道為萬事之本奪情非治世所宜仰祈

聖斷以維綱常事臣辦事衙門聞九卿科道會議湖南巡撫于養志在任守制一事臣以資淺不在會議之列不知所議若何及詢問與議諸臣謂會議之時昌言其不可者固有其人而依回不斷者比比而是臣竊怪之此明白顯易之事有何可疑而依回若是夫治天下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之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

下正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於在任守制易明也

皇上以孝治天下在廷諸臣沐浴於

皇上孝治之中久矣何難一言以直斷其不可耶且臣不知議者以于養志為何如人如其非賢者耶則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誠賢者耶則必不肯安心於在任守制矣在督臣代為題請或從愛惜人才起見然臣以為使之解任全孝正所以深愛惜之况

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者也若使一撫臣因督臣之題請而留將來督撫之丁憂者皆將援此為例其不思僥倖奪情者鮮矣名教自此而弛綱常自此而壞此端一開關係天下實非淺鮮至於湖南一省之人是則是傚不復知有父母又無足論矣竊以為督臣所請無容議可也臣不知九卿作何啟奏理應靜聽

皇上之定奪但恐衆論參差兩端易淆敢從名教綱常起見少効芻蕘緣係條陳事理字稍逾格伏祈

睿斷施行

請速停保舉永閉先用疏

題為請速停保舉之捐永閉先用之例清仕途以安民生事臣伏見臣同衙門御史陳菁䟽請停捐納保舉而開先用之例部覆俱無容議奏

旨九卿詹事科道會議具奏臣竊以為保舉之捐不可不停而先用之例不可開也敢為

皇上陳之夫捐納一事原非

皇上所欲行不過因一時軍需孔亟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有害百姓故立保舉之法以防弊為慮深遠矣近復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荳并保舉而亦許捐馬則與正途無復分别甚非

皇上立法防弊之初意且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是清廉二字可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若夫前此有捐納先用一例正途為之壅滯至今尚未

疏通故

皇上灼見其弊久經停止雖前九卿因運送草豆會議酌開事例亦未及此蓋誠知其為選途之害而不敢輕議也且捐納先用之人大抵皆奔競躁進之人故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此又不待辨而知其不可者矣在九卿自必有正大之見但恐衆論不一故敢瀆陳芻蕘惟

皇上採擇臣更有請者臣竊見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

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条劾者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抑或在清濁之間未可驟舉驟劾乎夫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汚下可知使之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不知當何如故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不但目前先用之例萬不可開而從前先用之人不可不行稽核伏乞

勑部查一切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

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選途可疏而民生可安緣係條

陳事理字稍逾額如果臣言可採伏祈

睿鑒施行

編審人丁議

恊理浙江道事四川道試監察御史臣陸隴其仰遵

上諭謹議得直隸地方今歲當編人丁之時宜痛除積弊以甦民困查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為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以家之貧富為丁銀

之多寡新生者添入死亡者開除此成法也無如有司未必皆能留心稽查惟憑舊冊為成案或聽甲長戶頭之開報故有豪強隱匿而無立錐之民不免於當差此弊之在不均者一又相沿舊習每遇一審有司務博戶口加增之名不顧民之疾痛必求溢於前額故應刪者不刪不應增者而增甚則人已亡而不肯開除子初生而責其登籍溝中之瘠猶是冊上之丁黃口之兒已入追呼之檄始而包賠既而逃亡勢所必然是故一審一

溢戶口日加而民困日甚此弊之求在溢額者一請飭該撫令各州縣編審務求均平應開除者即行開除勿得苦累窮民其有荒瘠州縣開除之丁多而新收之丁少不免稍有缺額者當據實詳明聽憑部奪亦不得濫將㷀獨無告之民充數及將死亡逃絶責令里甲包賠庶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逃亡可息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臣隴其謹議

請蠲免舊欠議

謹議得直隸地方有康熙二十八年下半年及二十九年上半年未完錢糧原因二十八年遭遇奇荒其已經題報者業奉

上諭盡行蠲免其被災而或稍有升合之獲有司未經冊報及會勘之後始行續報者部議不准概免撫臣不得已題請秋後帶徵及至秋收雖號稍稔然所入亦有限當大荒之後私債之迫索者衣服之典當者已去其大半仰視俯育仍憂不足又責其兼完新舊之糧實所難

堪故臣於上年十月間具有敬陳畿輔民情一疏題請豁免未蒙部允近見直撫郭世隆題稱宣府荒後殘黎兩月之内三季並徵勢難完納則因宣府一處而各處之民情可知又見直撫題參無極縣知縣范永嘉將新舊錢糧並徵以致百姓不堪則因無極一縣而各縣之催科可知夫畿輔者天下之根本畿輔之民不可使稍有失所當二十八年大荒之後目今又雨澤愆期二麥難望新舊並徵實非民力所能勝且此項錢糧自上年

秋收開徵之後至今已經半年苟力可完者必無不完至今而未完者皆係真正窮民雖日事敲扑終難上納是無益於國課而徒苦於小民臣以為此所當急議豁免者也

捐納保舉議

謹議得天下之根本在民生民生之休戚在縣令故縣令一官關係非輕未有縣令貪汚而百姓不困窮者也近因有捐納一途縣令之中遂不免賢愚錯雜幸

皇上洞見其弊特立保舉之法以防之近復因軍需孔亟并保舉之法而亦捐納焉則賢否全無可憑矣業經臣同衙門御史陳菁條請停止現奉部議然尚有未盡者敢再陳之夫保舉所重莫重於清廉故督撫保舉必有清廉守様方為合例若保舉可以捐納則清廉二字可以捐納而得也此亦不待辨而知其不可矣臣竊怪近日督撫於捐納之員有遲之數年既不保舉又不叅劾不知此等官員果清廉乎非清廉乎如以為清廉則當

即保舉矣如以為非清廉則當即參劾矣即或有在清濁之閒未可驟舉驟劾者然既以捐納出身又不能發憤自勵則其志趨卑陋甘於汙下可知使之久蹈民上不僅貽害小民亦且上干天和故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當停止而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乞

敕部查捐納之員到任三年而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致庶使吏治可清而選途亦可稍疏此亦感召和氣之一端也

復議捐納保舉

謹議得捐納一途實係賢愚錯雜惟有保舉一綫可防其弊雖不敢謂督撫之保舉盡公然猶愈於竟不保舉也今若併此一綫而去之何以服天下之心即貪汙之輩或自有督撫之糾參而其僥倖免於糾參者遂得與正途一體陞轉國體之謂何恐未可云無礙也雖有次年三月停止之期然待至次年三月而後停則此輩無有不捐納者矣即無有不一體陞轉者矣澄敘官方之

大典豈不蕩然掃地乎此臣請速停保舉捐納之議似亦難無容議者也至於設立保舉而不定限期則不肖之員多因循一日百姓多受累一日亦非

皇上愛養斯民之意議者或因限以三年而無保舉即令休致恐近於刻不知此輩原係白丁捐納得官其心惟思撈其本錢何知有

皇上之百姓踞於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又可久乎況休致在家仍得儼然列於縉紳其榮多矣何謂刻也即云

設立限期或反生其營求之弊此在督撫不賢則誠有此若督撫賢則何處營求臣不敢謂天下必無一賢明之督撫也即使督撫不賢亦必不能盡捐納之人而保之此臣請定保舉限期一議亦從吏治民生起見未有吏治不清而民生可安者未有仕途龐雜而吏治能清者似亦難無容議者也

時務條陳六款

直隸真定府靈壽縣為諮訪利弊以資政事以安民生

事本月二十日奉巡撫直隸都察院于憲票前事内開照得本院初令樂亭再任通州歷年甚久直隸地方之利獘民生之困苦知之有素但自康熙二十一年陞任江寧之後迄今三載有餘不無因革之處今蒙

皇上特簡撫綏畿甸陛辭復承

天語諄諄惟以民生疾苦為念凡利所當興獘所當除務在實力舉行上副

宸衷下慰民望恐地方遼闊耳目不能周徧合行諮訪為

此票仰該縣官吏照票事理即將所屬地方利弊何者當興何者當除凡有益於國計民生者臚列具詳以憑酌奪務須秉公確查實在可行不得視為故套勦襲陳言無裨實政亦不得有所顧忌畏憚而不直陳盡言也望切望切等因職捧讀之下欣喜敬慕伏見憲臺虛懷至誠不遺葑菲之心苟有一得之愚敢不罄竭以仰佐高深職書生也何知天下事但嘗靜觀今日之時勢百病之源起於民貧非無憂民之吏懷痌瘝乃身之志而

民卒不免於凍餒者拘於法而無如何也得

君如憲臺可為民請命於法之外矣敢略陳一二以備

採擇

一緩徵之宜請也自古稅歛必於秋成稼穡登場而後

上供可辦此一定之理亦必然之勢也今則以兵餉之

故正月開徵民間尚未播種而追呼敲扑急踰星火矣

有餘者尚可勉强支吾不足者勢必轉貸完官富豪之

家乘其急迫重利盤算及至秋成子金積累一歲所入

不足以償債何暇論仰事俯育轉眼改歲而新徵又至所以閭閻日窮一日逃亡日多一日地畝日荒一日鵠面鳩形者滿野鬻妻賣子者接踵也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古人猶以為苦今則新絲不待二月而賣新穀不待五月而糶矣堯舜在上何可不念及此也方兵興之際國用浩繁固無可如何今四方寧謐司農不至告匱上請緩徵此其時矣户部若可通融總計一歲春夏二季兵餉若干上年撥剩之銀若干以上年所剩之銀

暫抵本年春夏之餉俟秋成催解以補庫額上無損於
國賦而民力以紓富豪之家不得乘機盤剥逃亡可復
敲扑可省一轉移之閒而其利無窮先試之畿輔次推
之天下興唐虞三代之治此其首務也伏候憲裁
一墾荒之宜勸也畿輔各州縣荒田累千百頃
朝廷屢下勸墾之令而報墾者寥寥非民之不願墾也
北方地土瘠薄又荒熟不常近山之地砂土參半遇雨
方可耕種稍旱即成赤土近水之區水去則略有田形

水至則一片汪洋一報開墾轉盼六年起科司農按籍而奏銷絲毫不得拖欠有司執簿而追比時刻不可稽遲所墾之地已枯為石田蕩為波濤而所報之糧一定而不可動始而包賠繼而逃亡累有司之參罰責里長之攤賠所以小民視開墾為畏途寧聽其荒蕪而莫之顧也且報墾之時冊籍有費駁查有費牛種工本之外復拮据以應誅求非中等以上之家不能開墾何怪乎報墾之寥寥哉職竊謂此等荒地原與額内地土不同

與其稽查太嚴使民畏而不敢耕何若稍假有司以便宜使得以熟補荒如該管内有額外新墾之地復荒者聽有司查他處新墾地以補之其荒糧即與除免不必如額内地土必達部奉

旨始准豁除無賠累之苦無駁查之煩民不畏墾之累自無不踴躍於墾矣其已墾成熟者或更請寛至十年起科使得償其牛種工本之費然後責其上供亦所以勸墾也伏候憲裁

一水利之當興也欲民之富在於墾田欲田之墾在興水利北方土性燥烈灌溉易涸雖於南方不同然使川澤流通隨便灌溉猶愈於聽其焦枯而莫之救也職竊觀古人溝洫之制至精至密故孔子謂大禹盡力乎溝洫而周禮遂人匠人之職備載其制今一切置而不問聽其自盈自涸一遇旱潦束手無策何怪乎民生之日蹙也但古人溝洫之制隨時修理故不覺其煩費今以久湮久塞之河道一旦欲疏其壅而防其潰工費浩繁

勢難卒辦又當公私交困之時州縣錢糧一絲一忽皆有款項不敢擅動民閒十室九空正供錢糧尚難完辦安有餘力以成此艱巨之事若不量時勢不計贏詘驟然興舉其為擾害必甚水旱職竊思屢年以來朝廷憫恤災荒州縣議蠲議賑所費錢糧不可勝數與其蠲賑於既荒之後何如講求水利於未荒之前蠲賑之惠在一時水利之澤在萬世今憲臺撫臨畿輔欲成久遠之業無有大於斯者矣宜通查所屬州縣水道何

處宜疏通何處宜隄防約長闊若干工費若干彚成畿
輔水利一書進呈
御覽請司農度錢糧之羸詘以次分年舉行永成萬世之
利而不擾於民以一時言之雖若不免於費以久遠言
之比之蠲賑所省必百倍或鼓舞官吏紳衿能開河道
若干者作何優敘作何奬勵此亦一策也伏候憲裁
一積穀之宜廣也今功令最重積穀定有議敘之例所
以為窮民計至深遠矣然欲穀之多當廣開穀之源今

止有捐輸一途故積者寥寥在富豪之邑猶可鼓舞勸捐若山僻疲罷如靈壽者既無富商大賈厚藏之家比户皆鳩形鵠面雖懸奬勵之典以勸之其誰能應耶職竊謂此等窮縣當稍為之通融使得廣積以備賑如該管縣内有荒地可開墾者許有司設法募人開墾收其所入貯倉備賑勿責其起科其一切河淤地畝雖已入糧原非額内者許其量留積穀吏員應納銀者許其入穀縣倉即准報充不必起解牙帖雜税原額外新增者

編審人丁溢額者悉許留本地方積穀諸如此類推廣行之庶幾瘠僻之邑皆可有穀以救災荒若止藉捐輸一途其能有濟者鮮矣即就捐輸言之徒令二三有司嘵嘵勸諭所得有幾巧者陰派之里下名為捐輸與加派無異又非

朝廷愛民之意是宜請

旨酌定旌奬之例使紳衿富民皆樂於捐輸將不待勸而粟自多至於在倉之穀宜聽有司之酌量支放如遇凶

荒則先發後報平時出陳易新聽從其便勿因不肖之
侵欺而盡掣賢者之肘則鳩鵠之民庶有賴矣伏候憲
裁
一存留之宜酌復也查賦役全書舊額有一項人役則
有一項工食有一項公務則有一項錢糧蓋未有用其
人而可不予之以食辦其事而可不費一錢者也用人
而不予以食則必至於賣法辦事而求不費錢則必至
於派民自兵興之際司農告匱將存留款項盡行裁減

由是州縣掣肘貪墨無忌私派公行不可禁止百獘之源皆起於此自康熙二十年以後再頒

恩詔漸次奉復海内始有起色然尚有應復而未復者敢為憲臺陳之如衙役犯贓之律甚嚴而書辦之工食獨不復不知此輩能枵腹而奉公乎抑將舞文弄法以為仰事俯育之資也給以食而犯法雖殺之無憾也不給以食使之不得已而犯法加之以刑其肯心服乎此其當復者一也心紅紙張修宅家伙此州縣所必不能免

者也既奉裁革不知天下有司皆能捐俸而自備乎抑或有責之舖戶派之里下者也有正項開銷雖貪吏無由借端苛派無正項可動將藉口以責之於民朝廷之所省有限而小民之受累無窮此其當復者二也上司過往下程中伙雜支供應此州縣所必不能無者也既奉裁革不知上官之臨州縣皆能自備供應自發價值乎抑或有不能不資藉於地方者也有司之懦者恐觸上官之怒百計逢迎賢者亦恐失事之體多方

補苴無米之炊不知其安從出也此其當復者三也存留盡復則私派可禁私派盡禁則百姓可足在主持國計者惟知復一項則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之害層累而下總皆小民受之小民疲罷逃亡其害仍自國家受之此留心民瘼之大臣所當急請酌復者矣伏候憲裁

一審丁之不宜求溢額也直隸舊例人丁五年一審分為九則上上則徵銀九錢遞減至下下則徵銀一錢每

遇編審有司惟恐部駁必求溢額非盡民庶而富加於其舊也亦强以煢獨無告之民充數而已王成偽增戸口處處皆然且編審既定五年之内即有逃亡死絶不得開除夫煢獨無告之民而責其每年出銀一錢已不堪矣況已逃已絶而猶不得除乎職竊覩直隸各州縣現在之丁已不為不庶但求無缺額足矣不必更求溢額也一審一溢日積月累不知何所底止或果有丁盛而額溢者宜命有司留為積榖之用不必入額如五年

之內遇有逃亡絕戶即以此之溢補彼之缺如此則鵠面鳩形者得免於剝啄而甲長戶頭無包賠之苦矣其荒殘州縣無溢而有缺者得隨時報上於奏銷時量准蠲免倘或慮不肖有司將溢額之銀侵入已槖無缺而揑作有缺則自有糾劾之典在總之寬一分在州縣即寬一分在窮民州縣之不肖者固有賢者實多上之搜求於州縣者無餘地則州縣之搜求於窮民者亦無餘地不肖者固樂於搜求賢者亦不能不搜求而民之塗

炭日增日益矣伏候憲裁

右所陳無非書生之論然欲為國家固根本培元氣必先從此數端下手孟子所謂王道之始也伏惟憲臺不以其迂腐而忽之則生民幸甚至於一切刑名錢穀務持大綱而止無益煩文俱宜省去如錢糧冊籍釐毫絲忽之差可以即行改正者無庸駁詰刑名案件明白顯易之事可以即行完結者無庸提解多一番駁詰則多一番需索多一番提解則多一番拖累吏胥所深喜而

小民所深苦也漢蓋公有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足此雖非中正之論然事之煩簡當隨乎其時時病在太簡者宜濟之以煩時病在太煩者宜濟之以簡今之功令稍煩苛矣去煩就簡此正所謂時中若夫鄉約保甲之當重也土豪衙蠹之當除也陋規雜派之當禁也俱地方利弊之所在以虛文視之則皆故套也以實心為之則皆仁政也今之論治者類能言之無待職之贅陳為此備由開冊具申伏乞照詳施行

三魚堂外集卷一

三魚堂外集卷二

贈內閣學士陸隴其撰

表策

擬

上臨雍釋奠禮成

駕幸彝倫堂

命祭酒司業坐講周易乾卦尚書堯典仍

勑諭師儒勤修學業羣臣謝表 曾墨

伏以聖帝右文四海爛星雲之色盛王崇學百代開禮樂之光闡精義於羲文爰紹千年之遺緒繹微言於謨典一空近代之膚詞輝溢成均祥生寰宇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帝王圖治必以尊儒重道為先國家化民尤以勸學崇儒為務故米廩瞽宗之制創自虞夏以前而陳書訪範之儀屢見殷周之世使庠序不設雖勳華難以登庸而墳典不覩即湯武無以成理自

嬴灰起而法律為師至漢蕞興而詩書安事所急在兵刑錢穀而學較止為美觀所感在土木神仙而師儒目為迂闊既鉅典之罕重遂大義之漸湮施孟梁丘分鑣義畫之内夏侯張霸競爭孔壁之中馬鄭為注疏之宗僅傳章句於末學濂洛定性命之準徒標奥義於諸儒雖太牢之祀曾舉於西京然非有崇文法古之思則牲帛止成故事即白虎之辨㦤傳於東漢然非有尊聞行知之實則討論亦屬繁文唐宋皆設講筵孰可紹百王

之心法元明俱敦學制疇為接四代之遺規未有肇舉
隆儀修文因以修實聿興大典師古因以勵今如今日
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敦敏性成徇齊天縱神聖文武之德遠邁乎
昔王寬仁恭儉之猷默符於往帝聲教徧流沙之地咸
推有道聖人車書通蟠木之鄉人誦太平天子顧念太
學為風俗之本不臨以九重之赫濯懼其褻而不尊先
師乃道德之宗不加以一人之尊嚴懼其習而忘重遂

舉臨雍之典因行釋奠之儀鳳輦朝馳瑞氣偕犧尊並
集雞人曉唱祥光共爟火同輝猶謂奉玉帛而告虔孰
若遺編之親炙對俎豆而生敬何如大訓之聿宣爰命
祭酒司業諸臣敬陳周易尚書之要道陰陽者莫若易
毋徒貴象數之雜陳述政事者無如書勿徒為讖緯之
兼進惟乾畫居六十四卦之首元亨利貞無一義之不
闡主德堯典為五十八篇之祖欽明文思無一字之罔
裨君心執簡而前曉然於吉凶悔吝之故正色以講昭

然於治亂得失之原羣情方踊躍而呼曰稽古之學莫盛於斯

聖主猶焦勞之念曰日新之功豈容有閒

予一人深宫考道固當凜良玉未琢之憂爾師儒學舍潛修何可貽寶鑑失磨之誚其務勤修夫學業用以共佐夫昇平臣等德愧顏曾才慚游夏誦伊川涵養薰陶之句敢吝敷陳讀紫陽正心誠意之言恒懷嚮往幸遇盛時不草相如封禪欣逢治世得歌班固辟雍伏願法自

強之義成恊和之休以上聖為必可幾功勿閒於寒暑
以至治為必可及念勿渝於始終聚天下之精神於禮
經樂緯之中而無取乎雕龍吐鳳致一代之教化於仁
漸義摩之内而弗尚乎月露風雲將見偏戴日戴斗之
區而靈輝普耀撫卜年卜世之歷而神器常安矣臣等
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治法

鄉墨

古之聖王所以能滌煩祛弊而躋一世於仁壽者必有畫一之規以齊天下之耳目必有寛大之意以繫天下之人心惟其寛大之意足以繫天下之人心然後其畫一之規足以齊天下之耳目從古立法未有不順乎人情本乎忠厚而能俾民寡過垂之永久者也苟立法者徒求畫一之規而不本乎寛大之意其始也不度天下之情而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其繼也法不足以繩天下

而天下反借法以生獘於是上之人不能不變法以維其後是故法溢紛而治益雜然則欲定一代之治法者與其屢變於法之後不若詳審於法之先與其轉恃乎法而法反未必行不若不盡恃乎法而法自無不行周漢唐所以稱盛於前而良法美意非後世所及者由此道焉耳今

皇上恭巳勵精承

祖宗之業而光大之思所以立法而躋一世於仁壽者生以

為其道無他亦惟以寛大之意定畫一之規而已所謂寛大之意者非有寛而無猛之謂也非有緩而無急之謂也未嘗無丈告而丈告之所及必行乎人情之所樂而無行乎人情之所苦未嘗無禁令而禁令之所加必為人情所易行而無為人情所難行未嘗無刑威而刑威之所至必使天下羣以為當然而不使天下以為可不然故有時寛以行之而不失為寛大有時猛以行之而亦不失為寛大有時緩以行之而不失為寛大有時

急以行之而亦不失為寛大夫我之所行既有以順天下之情則天下之人自無不從於我天下之人既無不從於我則我不必更有以防天下之人如是則可行之一二人者亦可行之千萬人可行之一時者亦可行之萬世不必有更張之迹而自成畫一之規以之滌煩而煩無不滌以之袪弊而弊無不袪以之教化天下而一世躋於仁以之休養天下而一世躋於壽

皇上所以覲光揚烈與民休息而成一代之治法為繼體

守成之極者其道誠無踰此矣雖然欲行寬大之法又必本於

皇上寬大之心心存於愛養斯民而法之寬猛自得其宜心存於永綏斯民而法之緩急自得其當以一心之寬大者為體以立法之寬大者為用將見法即成康之法治即成康之治而刑措之風再見今日矣何漢之文景唐之貞觀足云哉

理氣

天下一氣而已天下之氣一理而已氣不能離理而理亦不能離氣天得之而為天者人得之而為心古今聖賢之所發明者不越此理氣不越此理氣之在天地與理氣之在人心者已耳但其言有就理氣之渾淪言之者有就理氣之散殊言之者有就天地而言其渾淪散殊者有就人心而言其渾淪散殊者此源流分合所以若不相一而實無不一也愚生雖不敢自負於盡人達天之學然源流分合之際亦嘗竊聞之矣請因執事之

問而條晰之執事所引易之繼善正蒙之太虛程子所謂形體主宰性情邵子所謂道為太極此就天地而言其理氣者也其於穆不已而循之不見其端者天地之理氣之渾淪其萬物各得而著之莫窮其際者天地之理氣之散殊雖其名遞變而其所指未嘗變易之言固無異於程子之言程子之言又無異於邵子之言也執事所引子思之言未發孔孟之言心張子所謂合虛與氣合性與知覺邵子所謂心為太極此就人心而言其

理氣者也其無思無為而卷之退藏於密者人心之理
氣之渾淪其隨感隨應而放之則彌六合者人心之理
氣之散殊雖其言互殊而其所指未嘗殊子思之言固
即孔孟之言而張子邵子之言又即子思之言也是故
以其在天在人者言之則在天者為源在人者為流以
在天在人之渾淪散殊者言之則天與人又各自有源
流言天言人雖分而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未
嘗不合也言渾淪言散殊雖分而渾淪者即在散殊之

中散殊者不出渾淪之外又未嘗不合也天人之原性命之緼可一言貫之矣然而學者所貴乎根極性命者非徒欲聞性命之說也貴實得乎性命之理則執事所謂存心以盡性達天者其功又可得而詳之蓋心之或出或入而不存者其病非一端故聖賢所以制其出入使之有存而無不存者其功亦非一事心之不存者以其偽而不誠故周子予之以誠心之不存者以其肆而不敬故程子予之以敬心之不存者以其私而不公昧

而不明故張子本之於無忝匪懈朱子本之以格物致知凡此者皆所以存其心而不可或闕皆所存其心以達天盡性而不可偏用者也學者誠有得於此而操持不倦以古人各指其一端言之者合而致之我心則於盡人達天之學亦庶幾矣至於鼓舞引掖使天下人人以濂洛關閩為已任而性命之理昭徹宇内則在

朝廷之敦崇正學以為天下先乎

刑禮

帝王所以化導天下而使之各得其性者惟中所以範圍天下而使之不戾於中者惟禮所以整齊天下而使之不違於禮者惟刑故禮也者所以納民於中者也刑也者所以納民於禮者也禮者天下之大範刑者天下之大防可相有而不可或無也但禮禁未然之前刑禁已然之後禁於已然者人皆見其效而以為不可廢禁於未然者人或不見其效而以為有可緩於是禮輕而刑重自禮輕而刑重而為治者徒思所以整齊乎天下

而不知所以範圍於天下徒思以整齊天下者禁民於已然而不知以範圍天下者禁民於未然欲民之恊於中也難矣然則求帝王之治者無他亦惟灼然於刑禮之辨而不淆於異論而已今

國家制作盡善秩然有等而又勒成律例為一代之令其於刑禮之用亦既兼施而罔偏巳愚生復何所指陳其間但恐

朝廷雖知刑禮之相輔而天下之為異論者不能不以

禮後刑

朝廷雖知刑禮之同原而天下之為異論者不能不以刑絀禮異論出而取舍淆取舍淆而治術偏矣則所謂刑不可一日弛禮必百年後興者請得為執事析之夫禮者不可斯須去者也君臣之間斯須而無禮則凌悖之端生父子之間斯須而無禮則孝慈之恩薄故禮之漸漬於肌膚者固必待於百年而禮之範圍於日用者則不可或缺於一日今以一日不可缺之禮而誤以為

百年待興之禮禮果若是其可緩乎生願
國家斷然以刑禮為相輔而勿悞聽於百年後興之説
則民之協於中者庶有日矣抑所謂三代文質異賞罰
先後不同者又請得為執事析之夫三代之各異者文
質三代之不異者禮也三代之先後不同者賞罰三代
之無不同者禮也故禮行於尚文之世而服物可以生
恭敬禮行於尚質之世而儉素可以養誠慤禮行於先
賞後罰之代而匪頒之節無非以別尊卑禮行於先罰

後賞之朝而郊遂之移亦可以教祗德今以其文質賞罰之殊而謂其禮之殊禮果如是殊乎生願國家斷然以刑禮為同原而無誤聽於三代文質賞罰之說則民之恊於中也又有日矣此則所謂審取舍之術而化導天下之至要也若夫刑之或當輕而或當重禮之或當損而或當益刑禮之或當互有輕重互有損益是在

廟堂之上斟酌於古今之勢風會之變而出之以不恣

行之以恭敬以求合於天秩天討而已

明史

為一代之史者必先明致治之大原而後備觀其行事之是非不觀其行事之是非則一代盛衰興替之故不彰而無以垂鑒於後不明其致治之大原則一代創業守成之模不具而無以為法於今故觀兩漢之史者必先觀高光之所以創業文景之所以守成而後武宣以下桓靈以上之是非可得而備論也觀唐宋之史者必

先觀貞觀建隆之所以創業開元慶歷之所以守成而後永徽以後熙豐以還之是非可得而備陳也蓋一時行事雖其盛衰興替所係而至於一代所以凝承天命永綿歷服者則尤視乎創業守成之際有以維持而培植之故帝王考監前代以為法戒雖一事之微而不敢忽而所尤重者創業守成之原也今

國家纂修明史以備千古法戒生請先舉夫洪永之所以貽謀宣孝之所以紹前烈而後備論其一代之是非焉

夫洪永之所以貽謀者不在法令之嚴密而在乎政體之寛大不在國勢之富強而在乎教化之肫篤宣孝之所以紹烈者不在乎紛更祖宗之制而在乎謹守祖宗之舊不在有以振攝天下之人心而在有以維持天下之風俗是故輕傜薄賦而國愈富恤獄緩刑而民愈服安常守故而綱紀愈肅天下相漸以忠厚廉恥之風而相洽於深仁厚澤之内此固當為法於千古而上繼三代之治者也至於金川之事無異建成元吉之事君子

不以貞觀之治而輕恕於太宗則亦不能以永樂
之治而曲諱於成祖雖瑕瑜不掩可也曹石之事無異
五王之事然五王以行權而再造夫唐室曹石以行權
而啟釁於明時雖謂之無功有過可也以興獻為異於
濮園可也而入廟稱宗則已過以國本而阻其並封可
也而語侵宮禁則已誣三案之興主之者未必皆小人
而不覺其為小人所附會東林之起主之者實皆為君
子而其始也不免以君子而過激其繼也不免以非君

子而妄入此亦紀綱之壞風俗之衰勢激使然而非盡諸臣一時一日之咎也夫紀綱與議論相為盛衰者也紀綱盛則議論衰議論盛則紀綱衰其始以議論而紐紀綱其繼且以紀綱之屈而無所庸其議論得失之故亦可鑒矣若夫二正之宜亡而不亡者輔理之得人也神熹之宜覆而不覆者祖宗之德澤尚未絶也末季之正氣衰靡者追其本則由於靖難而考其獘亦由於正學日衰人心日漓洙泗濂洛之説不信於天下而浮文以

誇於世者多也生之所論一代之是非昔如此至於致治之大原可以上佐

宸聰下濟蒼生為今日所當致法者則於洪永宣孝之貽謀紹烈加之意可也

綏輯

國家安初附之人與安久附之人異安初附之人而其衆止於千百與安初附之人而其衆至於億萬又異何則久附之人止在有以奠其居而初附之人則在有以

謀其生初附之人而止於千百可聚可散而安之也易初附之人而至於億萬散之有不易散之勢聚之有不可聚之憂而其安之也難夫所附之人既衆則安之之法不當執一術惟善用其安之術而不致以我之安之者反生彼之不安亦不至以彼之安者使其土著之不安斯則綏輯之要也今

皇上聲教誕敷而吳越閩廣之向化者數十萬執事兢兢焉思所以綏輯之術生謂綏輯之者無他亦惟度其人

量其地審其勢而無務為一切之法而已則聚而為兵之說可用也但聚之則當度其人之精鋭與老弱而以其精鋭資干城之用勿以其老弱滋冗兵之累且減緑旗之冗耗者補以投誠之精鋭者有增兵之利而無益餉之累斯兩得之道矣抑散而為農之說可用也但散之則當量其地之邊與腹而處之腹地之閑曠如荆襄川陝之城勿處之沿海之邊地如閩廣兩浙之境使之知耕屯之可樂勿復知有風帆之故習斯永安之術矣

柳令歸原籍之議可用也但歸其有可歸者勿歸其無可歸者使生於閩者歸閩然有生閩而閩無可歸者勿强之使閩生於粤者歸粤然有生粤而粤無可歸者勿强之使粤斯善全之策矣夫如是則可兵而兵可農而農可聚而聚可散而散在彼之求安者不一其情在我之安之者亦不一其術在我既無强而安之之擾在彼自無不安其所之念上則不以冗食者病國下復不以擾擾者病民生故曰度其人量其地審其勢而無務為一

切之法也不然而區區焉挾一術以處之使之為兵則願為兵者安矣而不願為兵者不且以行伍為困乎使之為農則樂於為農者安矣而不樂於為農者不且以耒耜為苦乎使之歸籍則有可歸者歸矣而無可歸者不且以桑梓為累乎以云強置則可矣豈所語於柔遠之碩畫也哉

保泰 會墨

自古明良相與未有不各盡其心而能成泰交之盛者

也故在上者必有鼓舞之實而不徒恃乎下之精白在下者必有精白之心而不徒恃乎上之鼓舞夫誠盡乎鼓舞之實則雖中人且知自勵矣况其本能精白者乎誠盡乎精白之心則雖中主且必感動矣况其本能鼓舞者乎使上之人不知有鼓舞之實而徒欲以精白望之下下之人不知有精白之心而徒欲以鼓舞望之上其始也上與下有相諉之念其既也上與下有相伺之心而欲以保泰也難矣故唐虞三代之盛也吾不徒曰

唐虞三代之君爲之亦不徒曰唐虞三代之臣爲之漢唐宋之盛也吾不徒曰漢唐宋之君爲之亦不徒曰漢唐宋之臣爲之蓋其君臣能各盡其心焉耳今我

皇上孜孜圖治日與諸臣講求治理可謂有鼓舞之實矣在廷諸臣啓沃獻替定大議決大疑可謂有精白之心矣然生以爲鼓舞之道無窮精白之心亦無盡則所以保泰而成一德一心之治者誠不可不求其道也夫上之御下其道不一而莫貴乎誠下之事上其道不一而

亦莫貴乎誠向者治化初基積習難盡上不能無綜核之心下不能無顧忌之念故內外臣工推諉之意嘗多而擔荷之力嘗少身家之慮嘗重而忠愛之情嘗淺今

皇上坦然一出於寬大在廷莫不感激思奮矣生以為保泰之道無他亦惟

皇上即此寬大之心而廣之與天下相繩於名法之中不若與天下相漸於禮義之內也與天下相習於猜疑刻急之風不若與天下相安於坦易含弘之化也雖寬嚴

繁簡隨事不同而要無一日不以忠厚長者之道待其下則上之待下誠矣抑惟諸臣即此感激之意而純之以堯舜吾君自矢而勿徒避乎文法以匹夫不獲為恥而勿徒思保其禄位雖將順匡弼隨事不同而要無一日不以靖共匪懈之志事其上則下之事上誠矣下之事上誠而上不感其精白者未之有也上之待下誠而下不感其鼓舞者未之有也上之鼓舞足以感乎下下之精白足以感乎上是即古都俞吁咈拜稽颺言之盛

也是即古之陳治安而進十思十漸三劄五規之風也而猶思堂陛之或隔交孚之無具歟故曰泰交之道在各盡其心而已矣

察吏

今之言安民者無不知其本在察吏矣顧不得察吏之人則吏不可得而察也不善乎察吏之法則察吏之人亦不得盡其察吏之能也察吏之人則督撫是矣察吏之法則考成之條是矣以察吏責督撫而督撫所守者

考成之法也考成之法嚴則督撫不得不嚴矣考成之法寬則督撫不得不寬矣考成之法寬而寬之中有嚴則督撫亦可嚴以濟寬矣考成之法嚴而嚴之中有寬則督撫亦可寬以濟嚴矣故督撫不得其人固足以病考成而考成之法未極其善亦足以困督撫而使不得展其能然則今日為察吏計督撫固不可不擇而考成之法亦不可不稍為變通也欲擇督撫則在嚴之廷推之時而勿徒拘其資格澄之甄別之時而勿徒

循其故事使為督撫者皆公正而不私則貪墨可以盡糾賢能可以盡舉預征雜派可以盡禁察吏之實在是矣然督撫能察吏而不能違考成之法以察吏考成之法向惟重乎錢穀盜案今則兼重乎興廉夫使天下皆廉吏則自能撫字以厚民生而錢糧可以無缺數教以善民俗而盜案可以永清故興獎廉吏即所以為錢糧盜案計法誠善也然廉吏雖有益於錢糧盜案而不能必其目前無絲毫之欠與夫一夫之未獲督撫雖心知

其賢而有違乎考成之條則不惟不敢舉而叅罰且隨之天下見廉者之不盡舉而不免乎叅罰則不知廉之足重是以舉廉之令雖下而吏不加勸竊以為考成之法當權其輕重以為寛嚴於至嚴之中不妨稍有所寛使廉吏有以自見而為督撫者亦可以伸其舉廉之意今夫錢糧盜案固不可不重然其絲毫之欠與夫一夫之未獲不足為錢糧盜案病而其人卓然有守可以風勵天下則宜令督撫破格奬薦不為文法所拘天下見

吏之廉雖有小疵猶為上之所拔則自踊躍於廉相與勉為賢能而恥為貪墨民風日淳民生日厚錢糧自清盜案自靖既無穀賤傷農之患亦無縱盜諱盜之弊其與夫拘牽文法使廉吏困阨而上下交病者果孰得而孰失也誠欲實興吏治以仰副

皇上奬廉之至意道無踰此矣

治法

治天下不可無畫一之法以垂之久遠也然欲垂之極

其遠必先講之極其精講之之道亦折衷於人心之所安而已葢天下之大百世之遠其事變紛紜不可以預度而人心之所安者則一也得其心之所安故定之
朝廷而天下莫敢易定之一日而百世莫敢易非天下後世不能易其法也不能易其心之所安者巳耳周禮一書為古今治平之準而漢唐之法或大綱正而萬目未盡舉或萬目舉而大綱未盡正是豈漢唐之法獨遜乎周哉周之所定合乎人心之所安而漢唐之所定未

合乎人心之所安也我

國家本以淳簡致治而邇來條例日增上未知所守下未知所從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變未有已也則倣會典舊例勒為全書以昭一代之制誠今日急務矣然生以為非折衷於人心之所安則今之所謂畫一者未必非即異日變更之端而求其簡要者適滋其繁叢也夫欲折衷於人心之所安則其心必至公公則能盡合好惡之正而不徇乎已私其心必至虛虛則能博訪利

病之源而不執乎成見其心必至慎慎則能曲當乎事理而不忽其細微是惟

皇上以至公至虛至仁至慎之心總持於上而大小羣工各靖其心以佐議於下然後合古今之制而叅之酌新舊之例而定之視前代法之善者何在則從而法其善其獘者何在則從而革其獘舊例可從則不妨舍新而從舊新例茍善則不妨置舊而從新寬嚴必得其中也緩急必揆其當也詳略必審其宜也見其利也而興之

而興利者或即爲害之所伏則無徒徇乎目前之利見其獘也而去之而去獘者或又爲獘之所生則無徒徇乎去獘之名如是則其所因者皆人心所欲因者也所革者皆人心所欲革者也行之一時而一時安焉行之萬世而萬世安焉雖與周官相表裏可矣又何患條例之日增而參差窒礙也哉雖然治天下者法也行法者人也法可以預立而人不可以預定故一明之會典也洪永以之而治啓禎以之而衰非法之有異行法之人

有異耳夫欲法可世守則在乎酌古準今欲人之能世守其法則在乎廣教化重詩書是又惟
皇上與羣工明道敦倫以興起百世則法立而子孫世世守之不替矣

養士

士之氣係乎上之所養也上之養士又貴因乎其氣蓋士之氣不能有正而無偏有純而無雜惟上之人因其氣之所在而有以養之使偏者皆歸於正雜者皆歸於

純此虞周所以盛也茍不知所以養之其始也任其偏且雜焉及其弊則從而盡矯之故有一時焉其偏且雜者在是則又有一時焉其偏且雜者在彼士氣愈變而愈下此戰國兩漢晉魏所以不振也虞周之養士也教之於未用之日而策之於既用之後直寛剛簡使各協於中而止使戰國承春秋之末士尚竒謀而以淩鑠王侯為事其氣傲西漢矯戰國之弊辱儒慢士使天下之士俯首而就功名其氣懦東漢矯西京之弊崇獎高

尚使天下之士抗志而言名節其氣激晉魏又矯東漢之獘賤禮法而崇恬退其氣放方其獘也惟恐其矯之不速及其矯之而獘又甚於前由是觀之則善士習者與其矯之而愈遠於正何如養之使漸歸於正也與其矯之而愈至於雜何如養之使漸底於純也我

國家初承明季之習士氣浮誇不得不稍示裁抑而士風日趨於下砥礪廉隅者百不得一而刓方為圓者比比而是苟可以獲利不知復有禮義也苟可以進身不

知復有廉恥也向以激昂為高者今且以逢迎為高矣
向以虛名為尚者今且以貪鄙為尚矣生竊以為前之
矯之者似乎太過而養之之道不可不盡於今也養之
之道其原在學校其要在銓選而尤在
皇上之一心學校者士之所從出也學校之所重在篤行
而無取乎浮文則士必以節操為尚矣銓選者士之所
自集也銓選之所重在端方而無取乎奔競則士必以畢
汙為恥矣而

皇上於正直忠厚之士時有以愛惜而保全之略其小過而取其大節法令所加要以抑其浮誇而止而勿過為摧折使士之方嚴者常進依阿者常退則士氣日振士風日古而禮義廉恥以勸懲維之有餘矣雖然勸懲者可以維其外未足維其内天下之士因勸懲而丕變雖能自納於禮義廉恥之中而未必其心之所安也則養之以勸懲又不若養之以教化乎誠端極於上而又務崇正學以風示天下使士知中正之道不可一日而離

相與勉為忠厚而恥為浮薄勉為正直而恥為茍容則雖虞周之化無以加茲矣

治河

自河淮之合也而治淮即所以治河治淮以治河者惟在淮之能制河而已蓋淮自桐栢而東至清口而與河合淮之勢足以敵黃則合流而東自可以無患茍淮弱不足敵黃則清口必淤淮不能東出而且潰而南矣即清口未淤而淮退則黃進淮愈退則黃愈進黃淮合而

倒灌於高寶之閒則淮揚一帶民罔寧居而運道遂由之而梗固其所也然淮之勢有强弱者非盡水勢之自然而人事有以致之蓋淮自清口以下則欲其易洩而在清口以上則又不欲其旁洩淮流盡出於清口其勢所以强也旁洩於清口以上其勢所以弱也故前代於鳳泗閒多築閘壩凡以遏淮之流使俱出於清口耳自鳳泗之閘壩不修而淮流分矣淮流分則清口之勢微而淮弱不足敵黄固其所也今欲使黄淮之順其道則

莫若使淮足敵黃欲淮之敵黃則莫若使其上流之不洩欲淮上流之不洩則莫若修鳳泗之閘壩鳳泗之閘壩修則清口之流盛矣清口之流盛則黃淮之勢順矣此今日治淮以治河之要務也然海口未濬則淮雖能與河合於清口而未必能與河同入於海下流既淤則上流必潰淮潰而南河潰而北則桃宿以南高寶以北未有寧宇也故疏濬海口之説亦今之不可不行者矣然河之潰也必由於沙淤故善治河者必以隄束水以

水刷沙使河常無沙淤之患則瀕河州縣自無河決之患故築歸仁隄遏睢湖諸水以入白洋河口亦今之不可不行者矣誠使河上諸臣酌其緩急擇其勢之至急者行之而以次徐及焉不必拘賈讓之三策不必泥宋禮劉大夏之成迹惟使淮治而河治河治而漕治則淮揚之民可免昏墊漕艘且安行而入董口豈不國與民交受其利而可釋我

皇上宵旰之憂哉然而不議其經費專其責成則民雖免

於河患而不免於治河之患是又當合漕臣與河臣總計之委曲以措辦專任以圖功而勿輕開加派之端勿競生推諉之途則策之善者矣夫既有治河之利而又無治河之害則平成之績雖與神禹同稱可也豈區區塞瓠子塞東郡者可比量也哉

殿試策 庚戌科

臣對臣聞聖王之治天下莫先於正人心人心正然後法度可行法度行然後天下可得而治也唐虞三代之

法非有異於後世也然法立於上而治效即臻者葢其時上之道德隆而敎化洽其感人也深而道之也至天下之人漸摩於禮義廉恥之中者葢已久矣是故立法以安民則人莫不守其安民之法立法以興賢則人莫不守其興賢之法立法以一文武則人莫不守其一文武之法立法以飭吏治裕國用則人莫不守其飭吏裕國之法此所以世運亨而治臻於郅隆也使唐虞三代不能先正其人心則其法之獘亦與後世等耳法寛而

弊可生於寛之中者法嚴而弊即伏於嚴之内法無定
而人得因其無定者以為姦法有定而人即因其有定
者以滋弊雖有聖人豈能善其後哉然則治天下之道
從可知矣未有法不立而能治者也未有人心不正而
能行法者也是故恃法不如恃德議法不如議教德教
立則人心正人心正則法無不行矣欽惟
皇帝陛下智勇天錫寛仁性生重道敦倫文教誕敷於四
海立綱陳紀聲靈丕振於九圍固與堯舜並其光華與

天地同其高厚乃德雖至矣猶以為未至治雖盛矣猶以為未盛進臣等於廷諮以安民興賢之道一文武飭吏治通漕運之方以臣之愚陋何敢輕言天下之得失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泰山不棄土壤河海不擇細流

陛下有泰山河海之量臣敢不盡其土壤細流之益臣聞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政刑者法之謂也所以束人之身者也又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德禮者修於身而教於人者也所以感人之心

也束其身則人不敢犯感其心則人不忍犯其為不犯同也而淺深難易之間不可同年語矣先王知其然故其為治也不在乎以法整齊天下而在乎以德化導天下不在乎使人畏吾法而在乎使人服吾教今

陛下立法更制九年於茲矣有意於安民而民至今猶未盡安有意於興賢而賢至今猶未盡興而且文武未獲實效吏治未獲澄清漕運未能以時修濬意者求於法者詳而所為崇德教以正人心者有未至乎伏讀

制策有曰欲家給人足以成豐亨樂利之休何道而可臣觀今日安民之法不可謂不至矣逋欠之時蠲也賑恤之時聞也預征私派火耗常例悉禁也即今之法安今之民天下之民宜無不可安矣然惠之出於上者未必盡被於下禁之立於上者未必盡行於下功令之所著郡邑違之郡邑之所行猾胥撓之上之設法以利民者無不至下之為弊以戕民者亦無不至由是觀之則天下之民非區區之法所能安也伏讀

制策有曰士風尚未近古以致吏治不清民生未遂臣觀今日興賢之法不可謂不至矣經術之已崇也科目之已重也頒於學宫者莫非古造士之方登於天府者莫非古闢門之制即今之法興今之賢天下之賢宜無不可興矣然賢者不必盡登登者不必盡賢禁鑽營也而鑽營因之而愈甚抑浮偽也而浮偽因之而愈生正誼明道者衆指為迂闊寡廉鮮恥者共賞其適時上之課士者屢易其法下之奔競者亦屢易其術由是觀之則

天下之賢非區區之法所能與也伏讀

制策有曰禮樂之彦韜鈐之臣兼收並重何以簡用得人臣觀今之所以責成文武者其法亦不可謂不至矣制科則兼重也事權則不相統也有督臣以總攝之有撫提以分轄之有京察以核文吏有戎政以核武弁有不時之糾劾以震攝文武之心即今之法用今之人宜乎文皆亮采之佐武盡干城之選矣然在文吏則推諉之意嘗多擔荷之力嘗少在武弁則身家之慮嘗重宗社

之計嘗輕上之求之者以實下之應之者以名由是觀之則文武之臣亦非區區之法所能用矣至於督撫守令之係於民生也黄運兩河之關於國計也皆天下至重而朝廷之設法以責之者亦已至矣然在督撫守令則以蒙蔽為老成以黨同為敦厚苟可以合考成之條則朘民膏而不惜苟可以避叅罰之咎則殘民命而不顧在黄運兩河則有修之名未必有修之實有濬之名未必有濬之實一隄方成一隄復潰一水方通一水復

塞由是觀之則是二者亦豈區區之法所能責其效哉
夫法者治之迹而非所恃以為治也為治而責恃乎法
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臣非欲
陛下廢法而治也竊以為法之及人也淺德之及人也深
法之禁人也難教之化人也易故有德不可無法有法
尤不可無德有教不可無法有法尤不可無教此萬世
不易之理亦當今救時之急務也今日之治茍非崇德
教以正人心雖日議法無益矣伏願

陛下日新其德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心為心以堯舜禹湯文武之學為學兢兢焉翼翼焉有勿言言則必可使天下共法也有勿動動則必可使天下共則也如此則朝廷之上四海之內莫不仰聖德之高深不待家諭戶訓而人心已動矣於是務敦教化一如古者司徒黨正三物六行之制盡其實而勿徒循其名天下之人既動於上之德而又習於其教則自相漸以仁相摩以義相勉以忠厚而恥為浮薄相勸以

正直而恥為邪僻不待法之驅而人皆有君子長者之心由是立法以興利則人莫不安於上之所興立法以去弊則人莫不安於上之所去行一法而有一法之利者更一法而有更法之利天下之民由是而可安天下之賢由是而可興天下之文武由是而可用以之飭吏治則督撫守令必不敢欺上以剥下以之通漕運則黄運兩河必能以時而修濬郢隆之治庶乎其可成矣此正人心之效也使不先正夫人心而徒恃乎區區之法

議法者日益精而刑法者日益巧一法不效輒更一法法之變未有已也雖然臣猶有進焉夫天下之人相遁於法也始於其心之不正亦由於其用之不足書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管子曰衣食足而禮義生今之大吏祿薄不足以給其費則思借法以自肥今之小吏俸微不能以養其家則思干法以為姦其罪可誅而其情可憫夫人方戚戚不能保其生則雖有德化豈能發其禮義廉恥之心哉宜乎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也是又

在
陛下倣古待臣之禮稍重其禄使之有以自給而又禁其淫靡定其車輿服飾之制嚴其宫室飲食之節勿使耗於無用夫既有以養之又無以耗之則為士大夫者皆充然有餘無皇皇不足之憂自然奉公守法竭心力以效忠於
陛下然後德教可行人心可正而郅隆之治可成也夫養以先之教以繼之德以動之法以董之四者缺一而能

治者未之有也

陛下誠加意於臣之言務其全勿務其偏則治道備而治

化成萬世子孫長享

聖澤於勿替矣臣草茅新進罔識忌諱干冒

宸嚴不勝戰慄隕越之至臣謹對

三魚堂外集卷二